

疯狂 de 曲线



哈罗德·罗宾斯 著

疯狂的曲线

哈罗德·罗宾斯 著

2
6
16
17

THE CAPPETBAGGERS

by Harold Robbins

译自美国Pocket Books出版公司1982年版

疯 狂 的 曲 线

[美] 哈罗德·罗宾斯 著

文 军 谭 松 译

*

中国食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广安门外湾子)

武汉大学计算中心激光排版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插页 282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

ISBN7-80044-168-7/I·001 定价: 3.90元

折
老

甲
乙
丙
丁

本书简介

本书作者哈罗德·罗宾斯 (Harold Robbins)，美国当代著名流行小说作家。他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前后共发表19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问世即产生轰动性效果，被西方读者誉为“世界第一号畅销小说之王”。他的作品近年来才引起国内读者注目，已翻译出版的小说有《模特儿介绍所》、《好莱坞的阴影》、《大海盗》、《莫爱陌生人》和《名妓·影星·修女》等，是继希尔德、丹尼尔·斯蒂尔之后为广大读者注目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

《疯狂的曲线》是罗宾斯倾注心血的作品。

这是一个冲破理性的、奇特的爱情故事。

百万富翁之子约拿斯·科德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他在一次野营时邂逅金发女郎丽娜·马洛。随即坠入情网。他急切地带她回家，欲求其父亲答应他与丽娜成婚。不料鳏居的父亲竟看上了丽娜，很快便娶她为妻——丽娜并未拒绝，由科德的未婚妻变成了科德的继母！

一年多以后，约拿斯因一件致死人命的风流韵事，活活气死了他的父亲并登上了公司总裁的宝座。尔后他便去找丽娜，要她偿还一年前的情爱。丽娜虽然反对，但也没有坚决拒绝……不久，他俩分道扬镳。

1120P / 12

其实丽娜内心挚爱着约拿斯。然而，她的恋爱经历使她象“魔女”一样——她的心底深藏恐惧与痛苦。因为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犹如一名明星，凡与她生活以及她爱过的人，均遭不幸：

她爱过拉迪，并为他有了身孕，结果拉迪葬身大海；

她爱过一位女教师——同性恋，女教师坠楼身亡；

她在欧洲和一位律师相恋，导致她腹中婴儿夭折，并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随后，她深深爱上了传奇式的西部影星内瓦达（约拿斯的抚养人），并结为情侣，但内瓦达事业也历经风雨……再之后，导演邓巴自杀身亡；

约拿斯的父亲死于非命！

为了帮助濒临破产的影星内瓦达，丽娜与约拿斯又在好莱坞重逢——约拿斯心中另有打算，他出资百万买下了内瓦达巨片的拍摄权，把丽娜推上了女明星的星座，但情爱的阴影仍笼罩在丽娜与约拿斯之间……

命运之神终于要夺走这位哀伤的“魔女”的生命，约拿斯不惜一切赶到危在旦夕的情人身边，丽娜死在他的怀中……

小说充满美国西部生活的传奇色彩，以四个相互连贯而又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其中仅内瓦达传奇般的复仇经历和丽娜曲折的爱情生活，就足以产生扣人心弦、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这部小说反映了美国社会荒诞离奇的人情世态，寓意深刻，有较强的认识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情爱的阴影 (1)

——约拿斯·科德的自述

第二章 复仇的逃亡者 (49)

——内瓦达·史密斯的自述

第三章 冒险家与明星 (165)

——约拿斯·科德的自述

第四章 哀伤的“魔女” (229)

——丽娜·马洛的自述

尾 声 虚幻的迷梦 (379)

——约拿斯·科德的自述

第一章

情爱的阴影

—— 约拿斯·科德的自述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飞临雷诺上空时，太阳开始从天空慢慢没入白茫茫的内华达沙漠。我让“维柯号”缓缓倾斜，掉头向东飞行。听到纠缠在双翼的嗡嗡风声，我不由露出了笑容。老家伙看到飞机，说不定怒气会掀掉屋顶。但他无可指责，飞机没花他一个子儿，是我自己投骰子赢来的。

我向前推操纵杆，降到一千五百英尺高度，大沙漠成了模模糊糊涌动不停的沙海，我侧窗鸟瞰——科德炸药工厂就在前方大约八英里处，犹如一只蹲伏在沙漠中丑陋的癞蛤蟆。

我从工厂上方呼啸而过时，飞机离地面大约仅百来英尺高。我一下子成了伊麦尔曼^①，禁不住得意洋洋地往后瞧。

好几个皮肤黝黑，衣着花哨的墨西哥姑娘和印第安女人已经涌到了窗前，其中还有穿褪色蓝工作服的男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我禁不住咧嘴一笑。他们的日子也真够腻味的，让他们好好刺激刺激吧。

天哪，我的天！居高俯瞰，我下边的世界活象一只玩具娃娃。工厂漆黑的屋顶躺在白色的沙海之中，恍若一个黑人姑娘睡在铺着雪白的被单的床上。

^① 马克斯·伊麦尔曼（1890—1916），德国飞行家。

机翼间文丝上，一根铁棒颤动了。我眨眨眼，舔舔嘴唇，舌头尝到了泪水的气味。现在，能看到黑西青堡顶上半覆半盖的灰石啦，我不紧不慢地拽动操纵杆，开始收平，结束俯冲。

飞机滑行着，内瓦达·史密斯飞过机场朝我奔来。我关掉电键，透过舷窗，看着内瓦达。

内瓦达还是老样子：从我五岁时第一次看到他大步走近门廊起，他一直都没变。罗圈腿走起路来匆匆忙忙，插插晃晃，似乎他一直就不适应离开马背；还有他眼角边饱经风霜的细细的皱纹，也还是老样子。那是十六年以前，一九〇九年。

当时，我正在门廊后边的角落里玩耍，父亲坐在前门旁的大安乐椅里，翻阅《雷诺商报》。时间大约是上午八点，太阳高高地挂在天幕。一听到哒哒的马蹄声，我连忙钻到前边来看。

一个男人跳下了马。他动作不慌不忙，风度令人入迷。

父亲搁下报纸，站起身。他身材高大，六尺二。肌肉发达。阳光下，他面色红润、生气勃勃，俯视着来人。

那人眯着眼，望着父亲：“科德先生？”

父亲点点头：“对。”

那人把宽边牛仔帽推到脑后，露出乌鸦般的黑发：“听人说，你可能要找人帮忙。”

父亲对任何事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你能干点什么？”

“能放牲口，但你这儿没有。还能修理篱笆，你这儿也

没有。”

父亲半晌才吭声，“那玩意儿使得好吗？”

这一下，我才注意到那人大腿上的手枪。枪挂得很低，黑色的枪柄有些陈旧了，柄上的木把和金属涂着油，泛着光。

“还算敏捷。”

“叫什么？”

“内瓦达·史密斯。”

他指指我：“你的孩子？”

父亲点点头。

“他妈呢？”

父亲伸手抱起我，淡淡地说：“她几个月前就死了。”

内瓦达呆呆盯着我们。

父亲也盯着他看了半天。我感到父亲手臂的肌肉在我背上越拧越紧，突然，我连气都没来得及换上一口，人就越过了门廊的栏杆，飞在了空中。

内瓦达一只手臂抱着我，同时侧身跪下一条腿，以减轻惯性的冲力。我呼呼直喘气，还没来得及哭出声，父亲又说话了。

他唇间隐隐透出一丝笑意：“教他骑马。”他捡起报纸，头也不回地进了屋。

内瓦达脸上漾出温和的笑容，小心翼翼地把我搁在地上，说：“孩子，听到你爸爸说的了吧，嗯？来。”

我抬起头，父亲早就进屋去了。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一次，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将我抱在怀里了。打那以后，我似乎成了内瓦达的儿子。

我一只脚刚跨出机舱，内瓦达就到了飞机旁。他眯着眼睛对我说：“你一直忙得够呛啊。”

内瓦达伸伸懒腰，扫视了一下座舱后部。“好家伙。”他说，“咋搞到的？”

我笑笑：“掷骰子赢的。”

他顾虑重重地看着我。

“你爸爸不会喜欢它，你把这一天生产全搅乱了。”

我直起腰，绕过螺旋桨，朝他走去：“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内瓦达脸上浮起了我熟悉的闷闷不乐的笑。“你跟那姑娘去了医院，医院通知了她家里人。死之前，她告诉了他们。”

“他们要多少？”

“两万。”

“你能用五千块买通他们。”

他没答话，而是低头看着我的脚。“走吧。”他说，“你父亲还等着呐。”

2

去工厂的路上，我的拖鞋不断扬起团团沙尘。造炸药的硫磺味，隐隐约约直往鼻孔里钻。这味道，跟我那天晚上送她入医院时医院里的味道一模一样，但又跟我们怀上孩子那天晚上的气味迥然不同。

那天晚上，风清气爽。海水的气息和青草的鲜味透过敞开的窗户，扑进我在马利布购置的农舍里。但在卧室里边，更为浓烈的却是那姑娘的芳香和她炽烈欲望的气氛。

我们冲进卧室，带着粗狂的急迫脱光了衣衫。她比我还快，已经躺在了床上。

她的低语飘浮在夜里：“琼尼，快来。”

我掉头看看她。太平洋皎洁的月光洒入窗内，但她脸罩在阴影里。

她伸手拉我过去，吻吻我，“我想感觉你我一体。”

我还有些迟疑。她则把我拉倒在她身上，悄声地说：“不会出事，琼尼，我会当心的。”

没错，她爱我。爱得之深，以至五周以后她告诉我，我们不得不结婚。当时我们坐在我轿车的前座上，刚看完一场足球赛回来。

“干吗要结婚？”

她扬起脸来看看我，没有惊恐，当时还没有。她太自以为是了：“普普通通的原因。男人和姑娘成双配对，难道还要其它理由？”

我的声音变得酸楚凄凉，我知道我已经给钩住了：“有时候，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想结婚而已。”

“那好，我就想结婚。”她朝我这边挪挪。

我把她推回座位上：“嗨，我不想。”

她开始哽咽起来：“可你说过你爱我的。”

“和女人躺在一起的时候，男人会说一大堆废话。”我一打方向盘，把车停在路边，转身对她说：“我记得你说过你会当心的。”

她正在用一条不顶用的小手绢擦泪水。“我爱你，琼尼。我想怀上你的孩子。”

我低头看看她：“那很简单。要吧。”

她悲哀的表情没了，朝我凑过来。“你是说——你要跟我结婚？”

我摇摇头，她眼睛里隐约得意的神情马上消逝了：“啊——哈。我是说，假如你想要孩子想得不得了，那就要吧。”

她缩身回去。须臾间，她变得脸色坚定，表情冷漠，声音平静而实际“我并不是想要得不得了，除非我食指上戴上结婚戒指。我得打掉。”

我笑了，递给她一支烟：“姑娘，这才象话。”

她接过烟，我替她点上火。“那要花很多钱的。”她说。

“多少？”

她嘴里满满含了一口烟。“墨西哥城有个医生，姑娘们都说他挺不错。”她犹豫地看着我，“两百怎样？”

“好哩，拿去。”我马上回答。不亏本的交易。上一个花了我三千五呢。我把烟蒂甩出车窗，发动了汽车。

“嗨，你去哪？”

我偏过头瞅瞅她：“海滩边的屋子呀，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利用一下这段时间嘛。”

她笑起来，又凑近我身旁。她看着我的脸：“妈妈要是知道为得到你，我走了多远，真不知她会说什么。她告诉我要不择手段。”

我笑笑：“你的确也是。”

她摇摇头：“可怜的妈妈，她连婚礼都计划好啦。”

可怜的妈妈！假若老母狗啥计划也没有，她女儿今天还

活着呢。

第二天深夜，大约十一点半，电话铃响个不停。我朦朦胧胧正要入睡，嘴里咒骂着抓起了话筒。

她的声音惊恐万分：“琼尼，我流血不止。”睡意象子弹似的一下子蹦出了我大脑，“怎么回事？”

“下午我到了墨西哥城，不知道啥地方出了岔子。一直在流血，我吓坏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你在哪儿？”

“西伍德旅馆，901房间。”

“躺在床上别动。我马上来。”

她躺在床上，脸色跟枕巾一样惨白。我走拢时，她本来紧闭的双眼睁开了。她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我俯下身子：“别说话，乖乖，我叫医生来。你会好起来的。”

她眯上眼睛，我走过去打电话。直接叫医生不妥。要是我们的名字见了报，父亲肯定会发怒。我拨通了麦卡斯特，他是负责公司在加州业务的律师。

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如常：“给我马上叫个医生和一辆救护车来。”

这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为什么要雇佣麦克。他根本不问我是怎么回事，仅仅问清何地、何时、谁，没问为什么。他说：“十分钟内就到，不过我劝你马上离开，没必要牵扯在里边。”

我谢过他，搁下电话，瞥了一眼床上。她双眼紧闭，仿佛睡熟了。我刚朝门口走去，她的眼睛又睁开了。

“别走，琼尼，我怕。”

我折回身，坐在床边。我握住她的手，她又眯上了眼睛。

十分钟内，救护车到了。在我们到达医院之前，她一直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

3

我穿过短短的走廊，进了父亲办公室外边的客厅。

丹比坐在办公桌前。以他常有的姿态，正在一张纸上飞龙走凤。他对面的另一张桌上，有个姑娘正在打字，啪啪地打得天昏地暗。另外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男一女。

那女的全身穿黑，双手绞着块小白手绢。她扬脸瞪着我。不用告诉我她是谁，那姑娘跟她母亲简直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我迎着她的目光，她把头掉开。

丹比局促不安地站起身：“你父亲在等着你。”

我没吭声。他替我打开通父亲办公室的门。

内瓦达倚着左墙的书架，眼睛半睁半闭，那种戒备森严的样子真有点奇特。麦卡斯特坐在我父亲对面的椅子上，父亲正楞瞪着眼。

黑色橡木墙板，衬有厚厚皮革的椅子。绿色的天鹅绒褶纹窗帘，还有办公桌后边墙上悬挂的父亲和威尔逊总统的合影。一侧放置着三部电话机的电话桌。紧挨电话，是随时都搁着玻璃水瓶、波旁威士忌和两只杯子的桌子。威士忌瓶里的酒只剩下了三分之一，这表明时间大约是三点了。我抬腕看看表，三点过十分。

父亲每天灌一瓶。

“哈罗，父亲。”我在他面前站下，迎着他狂怒的眼光打了个招呼。

他红润的脸涨得更红了，他高声怒嚷，脖子上的肉也凸了出来：“你那发疯的绝技，搅乱了一天的活儿，把人屎尿都差点没吓出来，难道你要说的就只有这个？”

“你通知说火速来这儿，我是用最快的速度赶来的，先生。”

可现在没法止住他啦。狂暴盛怒。父亲历来就这种脾气。有时风和日丽，可转眼间怒火比风筝还高。

“麦卡斯特叫你走，你他妈的干吗还死呆在旅馆里？你为啥还要去医院？你自己干的什么你清楚吗？唆使私下打胎的同谋犯！”

我忍不住也勃然大怒。我的脾气并不比父亲好多少：“你要我怎么办？那女孩血流不止，快要死啦，而且怕得要命，难道我应该甩手不管，让她孤零零地去死？”

“对。你要稍微有点脑筋，就该撒手。不管怎样，那姑娘都得死，你呆在那里屁用不顶。现在倒好，外边那两个该死的流氓要两万美元，不然他们就要找警察。你以为你搞条母狗，我就要给两万块吗？叫女人钩住，光今年这就是第三个了！”

姑娘的死，对他来说没啥要紧。要紧的是那两万块美金。

我一言不发，扭身朝门口走去。父亲在后边怒声喝叱：“到哪儿去？”

我扭头看看他：“回洛杉矶。你作决定吧。要么给钱打发他们走，要么不给，没我的事儿。再说，我还有个约会。”